

河南文史资料

- 参加郑州作战之回忆
- 豫西鄂北会战西峡口之役
- 袁世凯后代简况
- 我的父母乔利元乔清秀和我的艺术生涯
- 贾湖文化与世界上最古老的骨笛



1998

总第 65 辑



河南

HENAN

文史资料

WENSHI

ZILIAO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8 1

(总第 65 辑)

2A32/103

河南文史资料

季刊

抗 日 烽 火

- 参加郑州作战之回忆…………… 董才俊 4
- 豫西鄂北会战西峡口之役…………… 王仲廉口述 黄润生笔录 25
- 血战中山镇…………… 郑忠良 98

中 原 人 物

- 袁世凯后代简况…………… 袁家宾 107
- 历史学家张侯生…………… 聂常庆 112
- 记诗人郑惠民先生…………… 李铁城 118

科 技 之 光

- 在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八年的回忆（下）…………… 叶肇坦 123

艺 苑 群 星

- 我的父母乔利元乔清秀和我的艺术生涯……………
- …………… 乔月楼口述 阎俊岭 刘玉林执笔 15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

忆德艺双馨的乔氏夫妇·····	花五宝口述 常文亮执笔	177
-----------------	-------------	-----

文 化 天 地

贾湖文化与世界上最古老的骨笛·····	马树奇	184
河南大学1925—1949年刊印各种中文刊物概述···	张民德	189

社 会 百 态

开封沦陷记(中)·····	禹 鼎	194
---------------	-----	-----

质 疑 · 订 正 · 补 充

对总第61、62、63辑的订正·····	侯新民	223
对总第62辑的订正·····	郑克家	223

补 白

忆1939年祭扫杨再兴墓·····	陈守信	106
死里逃生·····	杜振海	183
封面图片说明·····		176

参加郑州作战之回忆

董才俊

一、炮声又响了

第四集团军自民国 29 年^①冬，由晋南的中条山移防到河南的巩县、汜水、荥阳、广武^②之后，虽然仍然是和敌寇在隔河对峙，但大半年来却是没有战事发生，呈现着一片太平景象。

此一段时间，我是在第四集团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工兵营第二连第一排任中尉排长，驻防在汜水、巩县之间的源村。每日的任务都是为加强巩东的“金沟防线”而构筑“木质活动堡垒”群，早晨到山上的工地作业，下午回到宿营地休息。

汜、巩两县北濒黄河，所以当地的民俗都是虔诚信仰“大王爷”。“大王爷”也就是黄河之神。当地由春及秋，各村庄轮流演唱神戏，或三日，或五日。演神戏的班子，以汤兰香的河南梆子居多，其次是越调。不论是梆子或是越调，重点戏都是放在夜间，所以本连的阿兵哥们，每天在晚饭之后，就由值星官集合，携带

* 作者当时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工兵营第二连第一排排长。

① 民国 29 年即公元 1940 年。下同，不再注。（本文注释均为编者所加，下同。）

② 1947 年 1 月，广武、汜水两县合并，改名成皋县。1954 年 6 月，成皋县裁入荥阳县。

武器去欣赏这些不需买票的神戏。往返十里、二十里，他们都不在乎，他们认为，这样的战地生活过得非常的快乐！

真是好景不常！安定的生活仅仅过了七八个月，就起了巨大的变化！

民国30年9月3日拂晓前^①，卫兵带班的第一班下士副班长刘玉宝，跑到我的床前把我推醒，向我报告说：“鬼子的炮好像是在向汜水口射击，声音越来越密！”我回答他：“炮声又响了！你赶快去报告连长。”

早点名和晨操的时间，连长都没有到场。晨操刚解散的时候，连长连走带跑地从营部回来。他气喘吁吁地首先向我说：“倭寇今早在黄河铁桥强行渡河，我军因兵力薄弱，现在节节后退。董排长，你吃毕早餐之后，立即率领全排到黑石关，对该处大铁桥进行装药，待命点火！第一连的王排长现驻该桥西端不远的小北沟，所需各种炸药都在该处。你到达该处后，指挥他一同作业。”在连长还没有向我下达任务之前，我以为他一定是派我到第一线去配属哪一个团作战，却料想不到要我向后转，回到黑石关去执行破坏任务。

我匆匆地吃毕了早餐，继续又忙了一阵，就带着全排人马浩浩荡荡向黑石关进发。在途中，我心中越想越觉得有些不平。在平时，第一连是爆破连，驻在由郑州到黑石关的陇海铁路沿线，只是准备桥梁和隧道的破坏工作，生活过得非常的悠闲；而我们第二连则是筑城连，成年累月地翻山越岭，作土木工程，不但弄得灰头土脸，而且衣服鞋袜都搞得破烂不堪！现在战事爆发了，又

^① 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日军第三十五师团于1941年“10月2日拂晓前，强行敌前渡河，一举进攻到黄河南岸，10月4日占领郑州。”据编者判断，本文中的“9月”均为10月之误。下同，不再注。

要我去指挥他们第一连的人马执行任务，我真不知道我们的营长是怎样计划和安排的。

由源村到黑石关仅有 50 华里。我们很快走过了巩县的站街和孝义兵工厂，在灿烂的阳光下，在下午 3 时许，我们就到达了目的地。

二、到了黑石关

黑石关是洛阳的门户，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我曾在这一年的元月，由陕州^①的张茅行军经过此处；在 2 月底，我随我们的何副营长来此处参观新编第三十五师的演习；在 6 月初，我又率领本排配属第十七师第九十七团到洛阳龙门大演习。往返各经过一次，此次算是第五次了，不过以往四次都是经过，而此次是来执行任务。在从前经过此地时，压根儿也想不到要在此时来爆破这一座在陇海铁路上极负盛名的大桥。

这一座庞然大物，连同两端的引桥长约三百余公尺，东西两端的桥础和中间的五个桥墩，承担了六个桥节的桥床。桥床是属于桁式的建造，极为雄伟。此次我从洛河东岸乘渡船过洛河时，我特别要求船夫靠近该桥航行，以便先作一次初步的侦察，从而拟订爆破计划的腹案。此时的黑石关大桥已不完整了，东端的桥础和两节桥床，已被彻底破坏。据船夫说，这是民国 27 年 5 月，当倭寇攻到开封时，^②由工兵第四团破坏的。

我到了小北沟，找到了第一连第三排的少尉排长王述巩。他此时还不晓得倭寇已经强渡黄河，还以为我是来和他换防的。我向他说明我来此处的任务，并要求他立即向当地保长征发木板、竹

^① 清代之陕州直隶州于 1913 年 2 月废州改县。

^② 日军于 1938 年 6 月 6 日攻占开封。

竿、麻绳、梯子等物，限次（4）日黎明时送到铁桥西端桥础附近备用。

该铁桥所保存的四个桥墩和西端的桥础，都已有预凿的药室。所以，我就在次日的清早开始对这些药室先行装药，并接连了导火线，以备情况紧急时，先行点火破坏。

午饭后，桥面上已铺好木板，我就到桥上计算每一桥桁、冠材、桥柱、系材及斜撑材等所需要的破坏药量，然后指导两个排的士兵装置炸药，每一个班负责一节桥床的作业。我则往来其间，担任监督、指导和作最后检查。

第二天的下午，全部装药装置完成了，点火装置也同时完成。我经过了详细的检查，都很满意，于是加派士兵，日夜严密警戒。

9月8日下午，连长荣全道率领第二、三、四排来到黑石关。他首先察看铁桥装药情形。其实他是在摆样子，假充内行，实际是大半个外行，后来他就向我说明前方的战况。他说：“9月3日的拂晓前，倭寇第三十五师团，在平汉铁路黄河铁桥的东边秘密渡河。当其先头部队抵达黄河南岸之际，被我河防部队之岗哨发现，即予以猛烈射击，敌遂挟其炮、空优势，强行登岸，建立桥头堡阵地。该处守军系我师之第一〇二团第三营。该营守备河防正面达20华里，其防卫力之薄弱，可想而知。该营除缩短正面、节节抵抗外，实无余力进行逆袭。迨至9时许，师预备队第九十八团增援时，敌已增至三千余人，攻势凌厉，致我第九十八团伤亡惨重，仍不能有效阻止敌之前进。后来，我军复命新编第三十五师之第一〇三团及第十七师之第九十七团从两翼增援，威胁敌之侧背，战况乃呈胶着之势。目前敌军不断增加，我军仍处于劣势状态。”

连长说完了这一段话之后，我才对五天以来的前线战况，有

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三、破坏大隧道

到了9月14日，战事已进行了12天。我军情况非但未能好转，且敌节节进迫。而广武、荥阳东北地区乃一片平原，^① 无险可守，故我乃采逐步抵抗、寸土必争之原则，与敌缠斗到底，致敌、我双方损失均重。

是日晚餐后，连长召集四位排长下达命令：“前方情况转紧，我军现正转进中。第一排携带黑色药50箱，破坏汜、巩间之大隧道，第二排破坏郑州、荥阳间之须水铁桥，都立即出发；第三、四两排接收破坏此间大桥之任务，待命点火。”

我受命出发，即赴仓库领出爆材，交付民夫之驮骡队运输，于黄昏时向前线进发。将抵达巩县站街之时，忽见天空一亮，形若闪电，约过一分钟，复由背后传来一声巨响，犹如霹雳！我心中想到：黑石关之大铁桥已被破坏了。

走过了巩县站街，就沿着洛河南岸的大道，^② 向汜水前进。将近午夜时分，抵达洛口附近的任村沟口^③，我就下令停止前进，并觅民舍宿营。

15日黎明时，我率领第一、二两班的班长到大隧道进行侦察，发觉隧道内并无预蓄之药室。“大隧道”是当地人对它的称呼，或称为“大山洞”，因为它是汜、巩之间最长的隧道。据当地人说

① 广武县城（今荥阳市广武镇）之正北、西北、东北均为广武山（今称邙山），以东地势较平。

② 洛河和伊河在偃师境内之岳滩汇合后，称伊洛河。该河流至巩县（今巩义市）站街的北方，即折转向北，流入黄河。从作者行走的路线判断，并查阅地图，过了站街后当是沿着黄河南岸的大道由西向东走。

③ 查阅1988年3月出版的巩县地图（1:60000），洛口以西稍偏南有仁存沟地名。该两地直线距离为1.7公里。沙鱼沟位于该两地之间。

它有2华里长。其实，它是陇海铁路第六号隧道。陇海铁路隧道最密的地区就是在巩、汜之间。第二号隧道在汜水虎牢关附近，依次向西，到达巩县站街时，已是第八号隧道了。短短的40华里，就有七个隧道。在抗战的第二年，不但已将铁轨、枕木拆除，而且路基也都有相当程度的破坏。不过，当地的居民无论是去汜水，或是去巩县，仍然沿着旧铁路线行走，因为它是一条最平坦的捷径。我在当地曾住了八九个月，所以我也是这条路上的常客。

隧道中之被覆壁，既无预凿药室，我只好端在隧道两端顶上开凿药室了。好在顶端上面均为土质，而非岩石，工作不致有何困难。所以我在早餐之后，就分配第一班在隧道东口作业，第二班则在隧道西口作业。为了迅速完成，我又请当地的保长派了20名民夫协助士兵作业。到了夜间，我命士兵及民夫一半休息，一半挑灯夜战。因一直未发现岩石，所以作业进行得非常顺利。

16日15时许，东、西两个药室都已掘到三丈余深。我认为已经达到预期的工作程度了，于是每一处药室各装置黑色药25箱，并按要领予以充分填塞后，分别使用导火索点火。爆破东、西两端之隧道顶已崩塌四五丈高，隧道口被严密封闭，破坏效果十分理想。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17日午后回到黑石关，向连长报告执行任务经过。

我回到黑石关后，听到一段笑话。事情是这样的，第二排的石排长，他是和我同时出发去破坏须水桥的。但他出发之前，却没有亲自到仓库去领爆材。兼仓库管理员的第一连的王排长在发给我50箱黑色药之后，也给第二排前往领取爆材的班长发给若干箱黑色药。第二排的班长也就糊糊涂涂地领来，匆匆出发。到了须水桥进行装药时，才知道是黑色药。黑色药对坚固的水泥建造桥墩，根本不能产生破坏作用。于是，他们又匆匆地回到黑石关，

向连长报告未能达成任务的原因。他把责任完全推卸给王排长；王排长则指责他并没有说明要领黄色炸药，且于领药之后又不亲自检点，其过失应归罪于石排长。他们两人互相大骂，要到营长面前论理云云。其实，这件事完全是石排长的错。他仗着是本连最资深的排长，又仗着是和连长同学，平时处处摆大牌，无论大小任务，都叫第三班的上士班长去执行；而三班班长对工兵器材更是外行，处事又大而化之，所以才有此次过失事件的发生，可以说其来有自。

四、摆设地雷阵

倭寇渡河的部队愈来愈多，对我军的压力愈来愈大。我军既无险可守，更无预备阵地可资利用。而敌军每日以炮、空密切协同，不断向我军猛扑，我军不但无还手之力，而且几乎招架不住。所幸第十七师之第九十七、九十八两团健儿，英勇果敢，前仆后继，誓与守土共存亡，决不使敌之攻势得逞，充分发挥了“九七虎”、“九八狼”的高昂战志和团队精神。

我军为确保与稳定第一线的态势，师参谋长电令工兵营前往最前线埋设地雷，以补兵力之不足。本营营长召集第一、二两连（按：第三连是通信连，向不担任工兵任务）八位排长，面询谁会使用“四号甲雷”时，有七人面面相觑。最后，营长向我说：“还是董排长去好了！”这是命令，幸好我在军校时区队长刘沛然已经很详细地教给了我们这一课，所以我毅然受命。

就在战事进行到整整 20 天的上午，我到仓库领出了全部四号甲雷共 100 个，并即率队向汜水、广武方向出发，下午又在巩县洛口附近的任村沟宿营。次晨将继续出发时，使我发生一幕“惊艳”的插曲，也就是惊鸿一瞥地看到当地保长任士杰的唯一掌上明珠，使

我惊为天人。此后，她的情影不断地缭绕在我的梦魂之中。

10月23日下午，我到了广武县属的高村附近，立刻到师指挥所向参谋长李竹亭报到。李参谋长命我到前面×村向第一〇二团李副团长报到。我在当晚就到了第一〇二团的指挥所，见到了李副团长，并当面研讨了布雷实施方案。

24日晨，李副团长派兵一排充任向导并担任掩护。我则率领班长两名随同该排以“导线法”方式，由该团防御阵地之右前方出发，经前进阵地前之真空地带，向左翼作横方向运动。该团所防守之正面约为五华里，仅有第一、二两营担任守备，确有兵力薄弱之感。我在横方向之行进途中，一面侦察需要设置地雷群之位置予以标定，一面绘入要图中。当我行经警戒阵地前端时，敌人突以机枪向我方密集射击，我掩护部队有两名士兵轻伤。该排排长命士兵疏散，准备战斗，并逐段以极低姿势向左移动，至13时全部侦察完毕，由左翼返回团部指挥所。

根据侦察结果，我方计有四条道路通向敌方。我即拟订在此四条道路上分设地雷群之计划，并面呈李副座核“可”。

当晚黄昏后，我率领本排士兵，携带全部地雷，在第一〇二团所派部队之掩护下，根据日间侦察之路线及所标定之位置，逐次布雷，并按道路及地形状况，分别使用轻、重两种引信，以期加强对敌杀伤及破坏之效果。

我为防范发生意外及作业确实计，故每一甲雷引信之定位、装量及保险片之拉出，均由我亲手操作；而埋设完毕后之伪装，亦由我亲自检查及改进，直至满意后始行撤离，致使作业稍感迟缓。故将100个地雷分别埋设于四个雷区完竣时，东方已呈鱼肚白。

埋设地雷后之第三日，亦即9月27日，天方拂晓，敌机六架分为两队，向我军阵地侦察及炸射，步兵分数路蜂拥而至。因敌

以往从未发现我军阵地有埋设地雷情事，故大胆冒进；当其进入雷区后，连续遭遇猛烈爆炸，硝烟蔽空，尸骸横飞。此际，我军之迫击炮亦向敌猛烈射击，敌之攻势立即顿挫，收拾残尸溃去。我所埋设之四个雷区，此次敌已触发其三，仅余阵地左前方之一处仍然完整。

同日下午，我率全排士兵至雷区巡视，凡爆炸之处，血迹斑斑，附近树枝上满挂血丝、肉块，遍地皆为军服及皮件碎片，30公尺内碎骨满地，为状至惨，令人不忍卒睹。事后，据当地人民传说，此次敌在地雷阵中之瞬间，共死伤新锐三百余人，为渡河以来未有之惨败。自此之后，敌已不敢再越雷池一步，证明我此次所摆之“地雷阵”已获得了肯定的战果。

我于巡视各雷区之后，尚有不少未经敌人触、压过之甲雷，乃立即将其取出，予以重新部署，变更其位置而埋设之，以冀继续发挥其最大之威力。

五、夜炸黄河桥

倭寇自强渡黄河以来，经过将近一月的苦战，不但毫无进展，且深陷于郑州、荥阳以北，广武以东之狭小地区内。此次又在地雷阵中受到惨重的教训。他不知道我们的“地雷阵”的正面和纵深究竟有好大，若以血肉之躯来闯“地雷阵”，确非明智之举；而且敌人也深知我们三十八军并非软脚虾，以往在娘子关、中条山曾经多次领教过，都没有占到便宜。所以，他们对此次的西进、南进计划，也失去了信心，而于10月底撤退。^①但占领了我邙山头

^① 据《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华北方面军（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在策应第十一军的长沙作战时，企图实现其一直向往的，把前进据点向黄河南岸推进的心愿……”“第三十五师团10月31日由郑州开始返回，回到原驻地。”

及黄河铁桥南岸。我军就对邙山头包围监视，并且积极部署反攻，收复失地。就在10月底，军指挥所推进到了汜水的东十里铺，集团军总部的指挥所也推进到虎牢关附近。我们工兵营成了军的预备队，也前进到汜水东边的王村。

11月4日，连长电召我速回连部。我不知道有何事情，仅率传令兵王元敬一人回到王村。连长说，营长今晚7时召集连、排长开会，选拔“敢死队”。我不禁“啊”了一声之后，又说了一句“原来如此！”

到了晚上7点钟，两位连长和七位排长都到齐了，只差第一连的王排长。他在黑石关看守器材仓库，不能来此参加开会。

开会时，营长开门见山地说：“军长要在本营军官中挑选一员敢死队队长，执行一项特别艰巨的任务。”营长又补充说：“敢死队队长必须首先具备擅长游泳的条件。”营长此话一出口，与会的人顿感轻松，因为他们全都是“旱鸭子”，不致被挑选去送死！

当时我心感到营长此次召集开会，未免多此一举。他明明知道来此开会的连、排长之中，除了我之外，实无其他擅长游泳之人，何不干脆就指定我去死好了。事实已摆在面前，我本来也就存心装蒜，所以我马上就高举两手说：“请营长派我去吧！”营长哈哈大笑说：“好！还是董排长有种。”营长这一句话，一方面是在赞扬我，另一方面是在讥讽会场中其他的八九个人。这些人虽然是逃过了这一关，但面部的表情都觉得非常的难堪。

次日上午，军长赵寿山中将在军部指挥所召见我。他首先赞扬我此次所摆的“地雷阵”，对敌人给予了一次惨重的打击，其次就提到此次召见我的原因。他要我率队去执行爆破黄河铁桥的特遣任务，目的在切断敌人的补给动脉，以利于我军的反攻。最后，他要我到师部参谋处去研究订定实施方案。他讲完之后，留我午

餐，并把我推到上座。在座的还有参谋长李正舆少将。虽然以前我曾经和他们多次见面，但都没有此次客气，大概是存心鼓励我去做这一次卖命的工作吧。

11月6日上午，我到师指挥所谒见参谋长李竹亭少将，面陈爆破黄河铁桥工作构想。他认为可行，并饬作战科参谋贾锡庆上尉同我共研爆破计划与后勤支援等事项。完成后，我就回连挑选精锐士兵十名，进行初步任务整備。

11月7日，我率领所挑选之“敢死队”人员至汜水，持师部公函至县府，要求供应渔船及征选精干渔民20名备用。此时，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上将^①复命我与第九十六军第一七七师工兵营联合执行此项艰巨任务。我遂暂归该营刘营长指挥，连日在汜水城南×村进行任务整備及摹拟演习。我们的工作构想是：破坏两组桥脚，造成三节桥床的倒塌。

最后决定，由我率领第一七七师工兵营少尉排长周建忠、上士班长阎春发及本连上士班长郭忠和，并精干渔民四名，为爆破黄河铁桥特遣队，执行任务。

11月27日（农历十月底）^②晨，我率领特遣队由汜水虎牢关出发，至汜水口乘渔船沿黄河而下，中午驶抵汉王城下之友军阵地内休息。19时晚餐，刘营长频向特遣队人员敬酒，为祝成功而干杯。21时，刘营长送我们到渔船停泊处，我与周排长各率班长一名及渔民两名，各乘工作舟一艘泛水，向下游之黄河铁桥方向航行，并肩顺流而下。此时能见度极低。

所谓“工作舟”，就是临时由两只黄河中打鱼的鱼鹰船改装而成。鱼鹰船就像一双尖头皮鞋，两鞋之间约保持50公分间隔，前

^① 据有关资料，孙蔚如当时为中将军衔。

^② 公元1941年（民国30年）11月27日是农历辛巳年十月初九。

后各于三分之一处连以横木，而成一“井”字形，然后于横木之上铺以厚板，渔民一或二人持篙或桨立（坐）于板上操作捕鱼。此次之工作舟为加强载重量，临时改装，将两只鱼鹰船并列，予以坚固连结而成。

两艘工作舟起航后，由渔民持篙操舟前进。初时风平浪静，约一小时后风浪渐大。以一叶扁舟，临万顷茫然，目睹四周，水天相接，顿觉工作舟如沧海一粟，我们的生命和任务，都感到十分渺茫！我和周排长的工作舟，数度被恶浪冲散，幸赖紧急讯号得以恢复联络。后复被风浪将我们冲上浅滩，我们脱去军裤和鞋、袜，将其推入水深之处，复登舟前进。有一次，我们航行至深水之处，又遇旋风，将工作舟吹得团团打转，浪也起了旋涡，我们数次险被陷落水中。此种紧急情况，我们在历次摹拟演习时，从来没有想到过，更未演习过。古人说：“事非经过不知难！”又说：“夜半临深渊。”皆为经验之谈。我每次回忆当时险象环生的情况，心中犹有余悸！我深刻地感到，在千变万化的黄河中，不能视若等闲，何况又在茫茫的黑夜之中。

次（28）日凌晨1时许，黄河铁桥黑影逐渐呈现在视线之中。此时，我们更加提高警觉，避免发生任何音响。不料我们的秘密行动，竟被河滩上的雁群发觉，惊鸣不已。须臾之间，铁桥南北两端倏寇，同时燃起巨大照明火光，并以多具探照灯向水面反复照射，焦点已对着我们的两艘工作舟，继以机枪扫射，枪弹频频在我们的身旁或头顶上空掠过。此际已是千钧一发，如稍犹豫迟疑，即将功败垂成。因此，我迅速协同周排长同时指挥渔民，分向最近之两处桥脚疾驶。

按：黄河铁桥之每一桥脚，系于露出水面之桥墩上，以六根中径约一公尺之圆形水泥直柱，及上、下游各以两根斜撑材组成。

我们在接近桥脚之后，将工作舟系留于桥脚，并各按预定计划，将炸药袋分别装置于每一直柱及斜撑材接近水面之处所。我所乘之工作舟于完成装药之装置及连接爆炸导火索后，迅以预定讯号向周排长联络。瞬间，周排长亦答以讯号，表示装药完成。此时，我立即发出“点火”讯号，并亲手以点火管点燃正、副两个点火，渔民则解缆、举篙，疾向下游飞驶。我与郭班长只各持短桨相助，舟行更速。而两岸敌之机枪，虽然更加密集与猛烈射击，但已渐渐抛在工作舟之背后。此时，我们的紧张也渐渐缓和。

我们向下游行驶约六七分钟之久，背后忽然发出两道闪电似的强光，将水面照得通明，紧接着连续两声巨响，顿觉天摇地动！我于不知不觉间连声大叫：“成功了，成功了！”渔民亦高声欢呼不已。我们正兴高采烈之时，又发生了大难！

原来，我所乘的工作舟，突然被一阵强烈的东北风和连续不断的巨浪打入水中，我们舟中四人当然也就落水。其时，年龄较轻的那位渔民，在万分危急中连声高呼：“大王爷救我们！我回去敬你五斤重大刀头……”我们在上半夜每次遇到危急之时，他皆发出此种呼叫；我也觉得非常灵验，所以此时我亦高呼：“我回去也给你供奉一个大刀头！”

还是年龄较长的那位渔民经验丰富，他说：“必须紧抓船舷，更不能丢掉你们手中的短桨，这样我们就都有救。”当时，我和郭班长也就把他所说的话，作为命令来奉行。于是，我们四人皆一手紧抓船舷，一手握篙或持桨，随着工作舟向下游冲去。

11月底的黄河流域气温，一般均在摄氏零度上下。此际我们在水寒风似刀的情况下，衣服尽湿，鞋袜早已被水冲走，这些我们都已无心理会。好在我们所经之处，水不甚深，有时我的脚可以触到河底，有时又两脚悬空，成为立泳状态。我们担心再来狂